

中国藏学出版社

龙冬 著

化冬

藏行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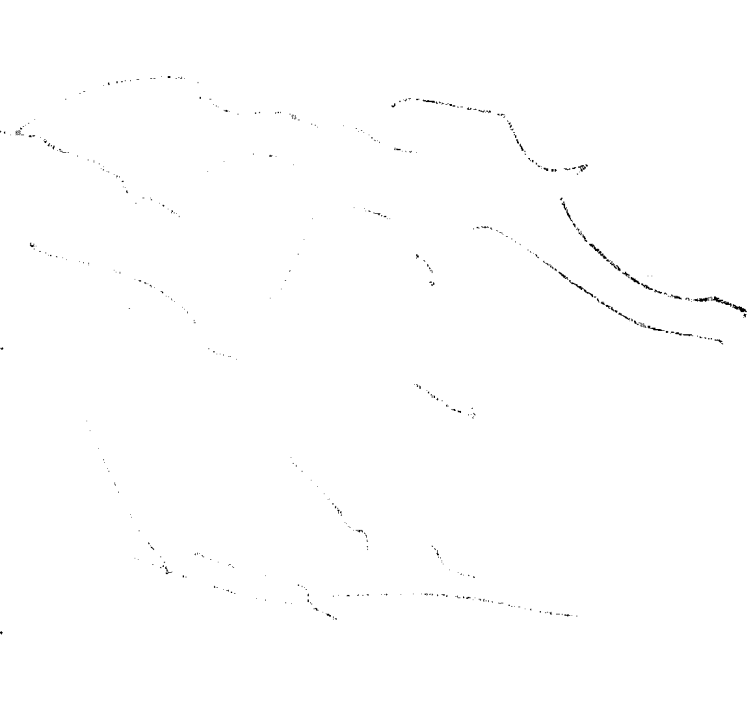
许多天了，我总在奇怪乡民为什么老是叫着我的名字，大人孩子都爱叫我，尤其小孩子常常追到我屁股后面叫唤，他们是不是觉着我的名字好听上口？我不解其中缘故。今天一问，这才知道我的名字“龙冬”就是当地藏话“山沟”的意思。谢谢，我的名字便是进入楚鲁朴杰的通道，或许这是我与楚鲁朴杰的缘分。

摘自本书《第五十天：我

“山沟”》

龙冬藏行笔记

龙冬著



这是
我在三十
里高
房这
个地方
住的

责任编辑:李 烨 封面设计:李建雄 版式设计:天 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冬藏行笔记/龙冬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ISBN 7-80057-719-8

I. 龙... II. 龙... III. 游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1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586 号

龙冬藏行笔记

作者:龙 冬

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插页:1

字数:175 千

印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数:3000 册

书号:ISBN 7-80057-719-8/I·56

定价:18.00 元

目 录

题 记	1
去新疆(第一天至第九天)	3
新藏线上(第十天至第二十二天)	23
在狮泉河(第二十三天至第三十一天)	61
到普兰(第三十二天至第三十四天)	75
回狮泉河(第三十五天至第四十七天)	85
进出楚鲁松杰(第四十八天至第六十三天)	105
前往托林(第六十四天至第六十七天)	145
向着拉萨(第六十八天至第七十六天)	157
后 记	170
跋	173

附录一:拉萨零碎

流云	176
甜茶馆	179
河流	181
狗	183
沐浴	186
鲜花	188
四季	189

街市	191
交通	192
饮食	193
衣着	194
雷雨	195
午后	197
梦归	199
附言	201
附录二：文章零碎	
遗梦高原	206
了不起的根敦群培	211
附录三：青藏线十六日	
(2002年9月13日至9月28日)	214
再版说明	224

题 记

我去过西藏四回了。

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作家“走近西藏”文化考察活动，为期三个月，是我的第五次进藏。如果我能够如期完成，那么我的西藏生活就增加到五百馀天。这个时间还远远不如一些科学家在太空生活的时日。我能考察到什么？想一想，自己就开始在心里惭愧起来。

从第一次去西藏到今天已有九年了，整整九年。在每一次离别西藏的日子里，我的心是虚着的，都市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充满它，总要有一些缝隙让记忆的纤维穿过。有这样的時候，一定要在中午，空气要干燥清爽透明些，阳光还要强烈些，我从都市小巷里的办公楼内走到院子当中。停在院子里的汽车玻璃同自行车把全都反照着明光，这些零碎的光色在还没有走出楼门的时候就已经让我感受到了。阳光从头顶猛射下来，又从水泥地面反射到脸上，使我无处可以躲避。这是在西藏吗？风吹动着楼上一扇敞开的窗子，它的反光颤动，一点也不凝固。我回到了往日的拉萨，一个人正好走在八廓街附近的小巷子里，石板路，白墙，外面是黑黑的窗框，一两处明黄的藏式楼房。每一处屋顶上都竖立悬挂了五彩的经幡，我知道藏历新年一到，这些经幡就要去旧换新，它们现在很安静，风过来的时候也不发出丁点声音。我这是要去一家叫“羊圈”的甜茶馆喝茶吃面，或者半路去“革命”甜茶馆，什么都说不一定。看天光是上午十一点了，我才刚刚起床。那时的阳光同今天几乎一样，天空渗蓝浸紫，我又闻到了煨桑烟子的味道，似乎闻到了，它轻轻的，和风一同飘来的还有浓香的酥油茶的气味，酥油很新鲜，还有牛粪饼燃烧出的干草的清香。

我就这么痴立在北京单位的院落里，嗅觉无奈，身心不知所从。西藏在哪里？它遥远地在我永无休止的言语里，在我的小说作品里，它公开着，更多地又隐蔽着。终于，在这天，那一些发自天边召唤的声音和气息是如此强烈，强烈得犹如西藏的阳光。我即刻启程，要沿着一道迢递之路走进那块土地。愁的是，我能走近西藏人的心灵吗？能走多远？浪漫抒情永远只是开头以前的情形。我的浪漫早没影了。

自己在动身的时刻，惟一想的的就是能不能尽量用世俗的眼睛去看西藏？也许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一种眼光。

去
新
疆

第一天：出发了

北约轰炸南联盟，到现在有五十九天了。我关心战争。今天五月二十二日，公历。农历四月初八，星期六。都是双数，走。这个行期在二十天以前已经选定。我喜欢双数，在心里保佑。我们是两个人出发，双数也就是两个人的意思。

开始是个阴日子，我不喜欢。这样的日子会让我离奇地变得忧郁。忧郁会直接引起胃的紊乱，消化不良，于是屁多，自己觉得自己粗糙。食欲不振，就是神不叫吃饱。

中午，落了半大的雨。同老婆合撑一柄伞到家对面的文苑酒家点了简单的两个菜，我吃下小半碗担担面。饭中，窗外雨住了。北京大街两旁的植物非常的绿，与人相同，洗过了澡，特显轻松，窗子很快就成了绘画。

朋友黄宾堂和顾建平来。在一位藏族学者家用晚饭，我们是邻居。朋友因送我，也一道吃着了夏馍馍（藏式的牛肉汤包子），还有哈达、酒、歌和舞。我也唱了，《森巴珠巴玛纳》（不要搅扰我的心），用的是藏语，自己就会这么一个：

不要搅扰我的心，
让我像一只小鸟，
放飞我吧，
我要回到丛林里。
不要搅扰我的心，
让我像一只雄鹰，
放飞我吧，
我要回到群山里。

最后查看一番同伴罗布旺堆的行装，他的仔细令我满意。

罗布旺堆的老家在拉萨堆龙德庆县乡下,是牧区,可他没有牧过什么。他很小到了拉萨,跟舅舅生活。他的姨父在西藏话剧团做美工,教会他藏式家具的彩绘。罗布旺堆二十岁上到北京,寄住人家,边帮忙家务,边自学唐卡绘画(藏族宗教内容的壁挂)。我看他画得可以。他在北京五年,现在想回西藏,跟我做翻译,走新疆,走西藏的阿里,于他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多见世面。他很高兴,一直咧嘴在笑。

在北京西客站同罗布旺堆两人花二十元提前上车,值得。去乌鲁木齐的 69 次车人多,行李又似乎多于人,若夹杂其间拼命上车,刚出门就慌张且不说,我们这么多的行李占地摆放,麻烦大了。正好有人近前来问我们要不要提前进站上车。过去的经验也让我在寻找着他。我信他能带我们先进站,能不能提前上车就生出怀疑。严肃谈好,进去上不了车,心肠大大的坏,金钱的没有。然后,这个人为我们又买了站台票,先从别的即发车次站口混进站台,我的错觉是随着人流要往成都。这个人很不寻常,他小心着车站警察,却同站上的工作人员混得熟热,他们的关系不像钞票,倒如同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他是不是个下岗待业人员?这么猜着,二十一点五十五分,列车开动了,此行最后看过一眼中央电视台高高闪亮的发射塔,光明的北京在渐渐向后漂移。这之前,去车站的环行路上,太阳居然出来了,西天泼洒着红霞。云光相映,有如战火,好像科索沃离得不远。出发了,还在关心战争。家人说,这阴转晴是祝愿,一路平安,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罗布旺堆到列车连接处过足烟瘾,睡了。

又在试用新装备的手掌电脑,问题百出,最后,都解决了。出问题是因为我受了说明书干扰,不看说明,反倒清楚些。

上了车,就由乘务员那里证明了南疆铁路现在只运行到阿克苏,并且还没有一个运行时刻表,正在试运行阶段,好像天天有车,票不难买。走前听过几乎所有人说,南疆铁路已通车喀什,还说是哪天的电视新闻,有鼻子有眼。事实往往同所

谓的经验发生着偏离,而偏离可以引发出人的好奇。

车灯熄了。车窗下面的夜灯,小小的,温黄地亮着。车行渐快,无线电收听不到新闻。我还在关心战争。

第二天:面对黄河独自泪垂

天已亮了许多。

罗布旺堆睡不醒,叫他半天才昏昏地细睁了眼,然后眼睛暴突,好像还一时想不清晰自己身在何处。他这般死睡,叫我担心往下的路途怎么办,如果在野外露宿,站岗放哨只有我了,换班的人打也不醒。我有些后悔行前没能按计划同他骑自行车到北京西山露宿两夜,现在问题一点点显露出来。平时坐惯办公室的人,我还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吃得消。不想了,走着看吧,我不是总想着身体力行行动吗?我的激情同乐观怎么有变馊的迹象?这不够好。

去洗脸,找到个水大的笼头可不容易。正好车过郑州黄河大桥。天上,地上,船上,看过了无数次的母亲河,还想要再看看,也顾不得脸了。不料,面对黄河,独自莫名地垂泪,肥皂进到眼里。

宝鸡了。车厢卫生之好,超出想象。问乘务员,她答:“这么多天在车上,就是家一样,干净了,自己也舒服。”她的回答非常真率。

车上见到的新疆人,不多。歌曲节目在播放田震唱的《干杯,朋友》——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想起前天晚上在首都剧场斜对面红狮酒吧为我钱行的朋友们光彩的脸。西安前两小时,与《美文》杂志的兄弟穆涛通电话,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时有时无,一切白说。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只是叫我下车,我不清楚他的意图。其实,我就是想同他在站台上匆匆合个影,顺便请他老兄捎个大点的西瓜上来。后者似重于前者,友人嘛,应该。但是,白日做梦,他根本就不听我讲

话,他也听不清我讲话,又喂喂了半天,全断掉了。

沿渭河行车,寂寞。我是职业编辑,就想业内的事情。对老编辑的加工稿件技术经验同出版经验,要学习,更要敬重。转折一下说,编辑的社会体验和生活知识尤其重要,特别作为文学编辑。如果现在老编辑在稿件加工中出笑话,多由于个人远离了社会生活,远离了新东西。一个作家与种种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样应用于编辑职业,更要用于文学编辑。文学编辑不了解社会知识,等于外文编辑不懂外文。现在文学编辑的社会生活经验,要低于作者。大学能培养出编辑,但大学不能全部地培养出合格的文学编辑。最好,编辑也能出门多走走。

过不完的隧洞。渭河两边都是山,走了整个下午,天已傍黑,还是山。

列车在拐大弯,能看见车头顶上的电线擦出蓝色紫色火花。凡作为引导的东西,是不是都要放出光明?

第三天:大风里的低窝铺

早上七八点钟,过甘肃武威。这个地名倒着读就成了“威武”。秃山戈壁,黄黄的,多为寸草不毛的土石荒野,如同一案作战沙盘:敌人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我军,正面这里,左右两翼,这里这里,怎么样(自信的语调)?!小时候的游戏。现在的孩子不大这么玩儿了。人类自己跟自己比试威武,把大地同纯正绿色的心都玩荒了。可以这么认为吗?

然后是清水。再酒泉。天阴,风沙弥漫。一卷过期拍摄又没有冲印好的照片。

不见山了。两边窗外都是乱石戈壁,望到很远,望不见边边。黄尘与天一色。地上的一坨坨黄绿杂草,大概是沙蓬吧,十多年以前在内蒙古西部的赛汉塔拉草原上见过它。

甘肃的铁道占了这一线的近三分之一。午后才到低窝铺

车站。风大得让我怀疑走这么久,列车还能不能开动?小小站台上的一名信号员的面相酷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但这是低窝铺,大风里的低窝铺。人们在风的舞台上,形体模糊,脸上都作忧郁表情,心事重重。

第四天:觉得床和房间都在移动

吐鲁番快到了,早晨,但不是葡萄熟了的时节。

列车在行驶中。窗外全是戈壁滩。这么大的戈壁滩,究竟怎么形成的?这一夜,我们是晃荡着在戈壁滩上度过的,可以这么理解。

车上有人正在说故事,他昨夜梦见自己在大戈壁上被一头狼追赶,最终他逃不动了,站下大叫:“干啥!”狼叫道:“你干啥!”人同狼相视片刻,狼转身走了。听故事的人插嘴说:“那是只母狼,看上你了,不忍心害你。”讲故事的人是个汽车兵,随部队从北京转到吐鲁番已有多年,他说不久便复员回家。他的家乡在河北。

我也有梦。又梦到自己的忏悔。或许每个人都有忏悔。信仰的方式就是忏悔自己。我不信仰,可在梦里忏悔却是经常的。

西藏阿里地区在乌鲁木齐市设有一家“阿里饭店”,也就是阿里地区驻新疆的办事处,地点在炉院街七十六号,距离火车站走路仅二十分钟。经北京的朋友介绍,我住到这里,304房间,条件中等,招待所一样,晚上房间里能有三个小时的热热水可供洗澡。

住下了,重新收拾行囊,同时让罗布旺堆到楼下买张乌鲁木齐城市交通图。这是我的习惯。每到一个陌生地方,先就是得到当地的地图,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搞清楚东南西北和自己所在的准确位置,然后看图默记,最后才出门走动。出门的时候,可以这么说,自己已经同当地人差不多了。街上偶遇外

来人问路,还可以站在那里轻松地向他指指点点,自己的心态完全是个当地居民。

用下午的时间逛市区,很随便地走了走。街上人车众多,显得火热。在乌鲁木齐,如在口内(当地人对内地的称谓)的任何大城市,不同的是,三点钟的时候,同罗布旺堆坐在街边干掉二十个特大的羊肉串,味道好得超出经验。太阳照在头顶上,因地方时差,像是北京的中午。阴凉的地方,有微弱的爽风荡着,似乎风也有颜色,绿的。

这里下午四点上班,七点半下班。街头有不少推车的水果小贩,主要经营形貌小的草莓、大个杏和西瓜,别的品种不多见。

一头汗的从街上转回来刚躺下,多少天的路途惯性,觉得床和房间都在移动,火车上一样。躺不住了,便起身站近到窗子前无聊地看下面街景。街道狭窄,乱哄哄,人同车黏在一起,是个大市场。想再找见个美貌的阿曼古丽可是不容易,根本就没有。刚刚在一家邮局见过她。现在她不可能来这里逛市场。如果她这时出现在市场上,就是废品收购站里一幅美妙的油画。

晚饭由办事处接风。我的酒多了些,兴奋。

第五天:就算阿里第一站

原本今天就应该走路。我在乌鲁木齐像颗不成熟的哈密瓜,无事可做,无人可看,没什么新鲜的地方可去,呆板得很。城市比想象还要大,出门走一走就累。在乌鲁木齐,躺着最好。

已经定下来,改坐汽车去南疆,先一个地方是喀什,然后再往叶城。铁路虽然已延伸到喀什,可是火车现在只通阿克苏。与其又火车又汽车的辗转到喀什,不如汽车更直截了当,即便辛苦一点也无所谓。当然更直接的走法也有,用去同样

时间，一家伙就能到叶城，可是我想去去喀什，万里迢迢的来了，像浮云样的不作停留，就等于没到过新疆。去伊宁也行，但方向不顺，它要一直向西，太像旅游玩山玩水，留待将来的机会吧。

阿里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答应给我们一些帮助。乘半卧大轿车到喀什要连续走上两天两夜，如果坐车尾，状况可想而知，颠簸，憋闷，污浊的气味总是聚集在后头，没有好的视线，上下车也不方便。办事处主任彭哲春要为我们安排坐在最前面，并且还给叶城的阿里办事处挂电话，通知那里接应我们。

到彭主任的办公室坐坐，发现墙上多了一块大铜牌，这是乌鲁木齐市经协办颁发的“1998年度外地驻乌办事机构先进单位”奖牌。我说昨天来没看到它。老彭说：“我刚刚领回来。”我向他祝贺，他显得高兴。

彭哲春，一九四六年生人，老家四川绵阳。早先在家乡卫校学习中医。二十岁上依亲戚关系到叶城的新疆交通厅一处工作。一九七一年，他作为一名正式汽车司机援藏到西藏阿里地区。一个医生改行成了司机，这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特色。交通不发达，汽车少，生活质量低下，干司机，是非常金贵实惠的工作，很吃得开。那些年代，司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脾气极大，牛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小学同学，五年级以前天天走路昂头吹口哨，响亮得很，原因是他有一双特大的翻毛皮鞋。这双鞋，他冬天穿，春秋天穿，居然夏天也穿穿，不大正常的样子。一天，他明显不穿了。问他，说烂了。他口哨也不吹了。听说他爸死了，胃癌，当司机当的，老跑长途落下的毛病。我还记得，他爸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以往都是他大姐代表家长来。那天，我这个同学真得意，脸上直烧，我看清他爸那天脚上也蹬了一双特大的翻毛皮鞋。老师对他爸就像见了亲哥，或者像今天对着大款和大官。我爸那时候正在研究批判《水浒》里的宋江，越批宋江，他自己就越萎缩，顶多就是今天一个工地保安。我们都羡慕同学的司机爹。老彭原先酒量

可观,现在点滴不沾,且面露疲倦,他去年做过胃肿瘤大手术,这就是长期开车跑长途的病。

老彭一边开车,也不废行医,按原订在阿里只干三到五个年头,最终却整整干了十五年。十五年在阿里,那是西藏的西藏,又在那样的年代,可不是说说的。那些年,他在阿里公交局汽车队,无数次驾驶老“解放”往返于新疆叶城和西藏阿里。这条高远的交通线有一千多公里。一九五六年三月,有四千多筑路人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劳动,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建成通车。在新藏线,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路段有九百一十五公里。老彭多的时候一个月要上下四趟。他翻越过多少冰大坂(雪山口),谁愿意来算算?老彭还有一段个人承包“东风”车跑运输的经历。八十年代初,他作为阿里地区第一户车辆个人承包者,当年就实现个人收入六万元,向公家上交六万元,创下了业绩。老彭一九八六年调到阿里驻叶城办事处,第二年调入乌鲁木齐办事处工作。一九九〇年任乌办主任、阿里饭店总经理。有了这些年的经营,乌办由亏转盈,还建起了一座楼高七层、面积九千多平米的准藏式“阿里服务中心”。现在的乌办,已由行政单位改为和阿里饭店合二为一的“政企一体制”下的企业单位。老彭说,我们这里就是阿里的窗口,上阿里,这里就算第一站。

吃过晚饭到街上走。十点钟了,天色还是亮。听到凌乱的锣鼓声,近前看,一大串中老年舞扇踮脚扭秧歌,他们当中女性的体态大都肥胖,这一景,恍如遥远的北京。还是赶紧回住处躺下为好。

听广播说,印度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又摩擦上了,而我的行程往后会距离那方位比较近些,也许能在干净的空气里闻见炸弹味儿?

想到明天去喀什的路上应该带几个咸鸭蛋吃吃。

第六天：山上有个“小香港”

一天落雨。

下午五点上车去喀什。有两个外国人讨价还价，人同行李好不容易都上来了，又折腾下去，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上这班车。他们的卧铺要求答应了，但是他们一个人占用两张卧铺的非分要求终未被答应，否则就得有乘卧铺的人下车。如此一来，待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已是傍晚十点钟的光景。雨已经住了。地面的积水映着天光。乌鲁木齐在夕照里散发着光彩。我觉得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好看的。

我们乘坐的是郑州出产的“宇通”客车，走 314 国道。后尾是双层的几张卧铺，前头都是半卧。其实说半卧，也就是能够调节靠背角度的一般座椅，这状况上到车里才知道。坐着跑这么久的长途，人会特别疲劳，可是再改卧铺也没有了。

乘客的行李都网在车顶靠后的位置。车上有十五个维族，三个汉族，一个藏族，两个巴基斯坦人，后来途中又上来两个回族，民族团结和国际友好集于一车。司机有两个，一个维族，一个汉族，轮换驾驶，他们是老搭档了，曾经多次到四川成都往阿里拉运包工，路上有过同截匪周旋的经历。车开的时候，那个维族司机的老伴儿来送他。汉族司机说，每次都是这么送的，恩爱着呐。维族司机开始还耐着不露表情，只顾在驾驶台叠裁维文报纸卷自己的莫合烟，然后就笑了，接下去又板起面孔，双手把住方向盘，上身探出窗子，扭回头对他老婆喊了几句，车子就动上了大街。

行前，向一个长期在饭店包房的某老板（包工头）了解山上（阿里）情况。知道这些年在山上搞建筑是有钱可赚的。狮泉河（阿里首府）的城镇建设发展变化日新月异，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只有几排铁皮屋顶的土石房子。一个包工上山去干一个季度，比如从六月到十月，然后下山回老家，身上捅个几千上万元的收入不是问题。山上最大的包工队有四五家，每